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長樂郡
振興書
請序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鍵為孫甫訂刊

富國策十首

富國策第一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

事兄弟婚媾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聖賢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所謂富國者非曰巧籌算析毫末厚取於民以謀怨也在乎強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節用之說何如曰凡言國計者未當不以儉德藉其口也而皆不得其說必以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為帝王之德是乃非聖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主之弗聽也責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使齷齪吝嗇下同匹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卑為哉周制王有六服后有六宮內官百有二十人

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食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罍衣有文繡器有寶玉次舍共具所至無闕用四代之禮備四夷之樂玩好有馬匪須有馬好用有馬王及后之用財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晏嬰之學以儉陋為是則周公之制作果非乎故曰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說也愚以為為時有不同事有通變用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而上兵農末分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茲不

與焉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下兵農漸異衣食縣官者動數百萬內嚴宿衛外驅戎狄轉運千里賞賜鉅萬國之經費日以廣焉故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盈禮遇于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欲為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為夫豈不知說耳目便身體極至尊之用哉蓋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故其十二

年而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之時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語後世之盛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適時之變過自菲薄而然也於惟一祖 二宗創業屬統功德至矣延洪于我 后靡不勤且儉矣而今羗戎背惠邊境暴師勞費不息帑藏不實此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伏惟日損之又損之以文景之心為心則天下幸甚

富國策第二

民之大命穀米也國之所寶租稅也天下久安矣生
人既庶矣而穀米不益多租稅不益增者何也地力
不盡田不墾闢也周制井田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
畝有奇人無易業而一心於農農時不失農功不粗
則地力可盡也既又賦之以菜或五十畝或百畝或
二百畝課其餘力治其曠土則田可懇闢也經界既
毀王法弗復然猶能者時出焉李悝為魏文侯作盡
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
參分天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
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
石矣漢搜粟都尉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一夫三

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苗生蓋以稍耨隴草因墮其土
以附苗根盛夏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一歲之收常
過縷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此盡地力之效也孝景
詔曰郡國或饒狹無所農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
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也凡大地聽之此墾田之意
也今者天下雖安矣生人雖庶矣而務本之法尚或
寬弛何者貧民無立錫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富人
雖有丁強而乘堅驅良食有梁肉其勢不能以力耕
也專以其財役使貧民而已貧民之黠者則逐末矣
冗食矣其不能者乃依人莊宅為浮客耳田廣而耕
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又莫能相救

故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山林藪澤原隰之地可墾闢者，往往而是。貧者則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雖欲用力，未由也。已富者則恃其財，雄膏腴，易致孰，肯後慮於蓄畬之事哉？故田不可得而墾闢也。地力不盡，則穀米不多，田不墾闢，則租稅不增，理固然也。今將救之，則莫若先行抑末之術，以毆游民。游民既歸矣，然後限人占田，各有頃數，不得過制。游民既歸而兼井不行，則土價必賤，土價賤則田易可得，而無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則一心於農。農則地力可盡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為浮客，則富家之役使者衆，後使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矣。

然後於占田之外，有能墾闢者，不限其數。昔晁錯言於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今宜遠取秦漢權設爵級，有墾田及若十頃者，以次賞之。富人既不墾，得廣占田，而可墾闢，因以拜爵，則皆將以財役傭務。墾闢矣，如是而人有遺力，地有遺利，倉廩不實，頌聲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君富之在君，惟上所裁。擇

富國策第三

貨莫貴乎金，賄莫重乎玉。所貴乎金者，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所貴乎玉者，以其用功甚省而有益於寒也。今茲乘此之器，享燕之用，內賞賜群

臣外交通四夷必不可毋用金銀百官在位六軍在籍夏有暑冬有寒必不可毋用絲帛何以使金多而足用帛賤而易致哉愚以為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鑿土深者鮮不掘失職之民網漏之姦晝夜合作足踏重泉而不憂於陷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鑛石雲涌鑪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沉一沙茂遺利矣是金非不出也平原沃土桑柘甚繁蠶女勤苦罔畏飢渴急采疾食如避盜賊繭簿山石綵車之聲連臺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是絲非不多也金盡出而用不足蓋用之者衆也絲雖多而帛不賤蓋不專以為帛也古者以金銀為幣與泉布並行既而稍用為器飾然

亦未甚著也今也翕然用之亡有品制守閭閻者唯財是視自飲食類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飾或作必以白金連斤紫鈞以多為恆財愈雄者則無所不至矣舉天下皆然故金雖盡出而用益不足也古者錦文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錦厚綾羅縠之衣名狀百出弗可勝窮工女機杼交臂營作爭為纖巧以漁倍息其為帛者鹽工惡絲而已故絲雖多而帛不賤也金不足則價騰雖價騰雖則出邦布而市之費日增焉猶不能登其數則率民而買之彼農民未嘗蓄金銀一旦當具則必資於豪黨資於豪黨則或壞其產焉官增其費民壞其產此實

弊之大也帛不賤則貧民弗可得貧民弗可得則紵
絮不足以禦冬而凍者多矣官之稅買其價弗損而
唯行濫之得帛行濫則軍吏之衣莫能完固而貧者
多矣官價弗損人民多凍軍吏多貧此亦弊之大也
今將救之則莫如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
少有數匹度賤類毋得僭擬則金不可勝用也君子
小人服章有別民非布帛毋得輒衣工機之功將復
其本則帛不可勝用也果能此道矣是宿弊之源可
坐而塞也孔子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乎制度禮
之實也善為政者得無留意哉

富國策第四

或曰前所謂毆游民而歸之謂逐末也冗食也末者
何事冗者何名其所以毆之請言其術曰所謂末者
工商也所謂冗者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工不造
瑯琢商不通侈靡偽飭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
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故工之所作
賈之所粥商之所資皆用物也用物有限則工商亦
有數今也民間淫侈亡度以奇相耀以新相夸工以
用物為鄙而競作機巧商以用物為凡而競通珍異
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敝焉或萬里之來而墜地毀焉
物亡益而利亡筭故民優為之工商所以日多也古
者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它未聞也今也釋老用事

率吾民而事之為緇焉為黃焉籍而未度者民之為
後者無慮幾百萬廣占良田利宅媿衣飽食坐談空
虛以誑曜愚俗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府史胥
徒官有定數今也郡縣之治未免寬貸冒名待闕傭
書雇納請囑之流動以千計內滿官府外填街陌交
相贊助招權為姦徇偷蠶食竭人膏血此又不在于四
民之列者也古者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殺周禮有醫師掌疾醫瘍醫以治萬民
之疾病疔瘍其員不過十數今也巫醫卜相之類有
相摩轂相擊也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驗之方或輕
言天地之數或自許人論之鑿迂恠矯妄獵取財物

人之信之若司命焉此又不在于四民之列者也古者
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庶人無用樂之文况新樂之
發于夏所不語匹夫熒惑諸侯孔子誅之今也里巷
之中鼓吹無節歌舞相樂倡優擾雜角觝之戲木棊
革鞠養玩鳥獸其徒之數群行類聚往來自恣仰給
於人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不耕者凡幾夫不織者凡幾
女柰何民不飢且寒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飢寒
而上不匱者未之有也欲毆工商則莫若復樸素而
禁巧偽樸素復則物少價巧偽去則用有數利薄而
不售則或罷歸矣如此則工商可毆也欲毆緇黃則

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觀止度人則未度者無所待而皆罷歸矣禁修寺觀則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罷歸矣其不歸者後數十年物故盡矣如此則緇黃可毆也欲毆官府之姦則莫若申明憲令慎擇守宰法嚴而吏察則無所措手無所措手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官府之姦可毆也欲毆方術之濫則莫若立醫學以教生徒制其員數責以精深治人不愈書以為罪其餘妖妄託言禍福一切禁絕重以議筭論之如法為之既艱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方術之濫可毆也欲毆聲伎之賤則莫若令民家毋得用樂衣冠之會勿納俳戲申命關防呵其過往用之既少則

不得不罷歸矣如叫則聲伎之賤可毆也毆之有術復之有業然而不力於農者未之信也

富國策第五

或曰釋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脩心養真化人以善或有益於世故聖賢相因重其改作今欲毆緇黃而歸之無乃已甚乎曰夫所謂修心化人者舍吾堯舜之道將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於禮苟簡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闢楊墨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今山澤之臞務為無求於世呼吸服食謂壽可長非為我乎浮屠之法棄家違親鳥獸魚鼈毋得殺伐非兼愛乎為我是無君兼愛是無

父無父無君不忠不孝况其弗及者則罪可知矣故
韓愈曰釋老之弊過於楊墨也然而曰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則言之大暴毆之亡漸何者飽食安居其
習已久一旦斂數十百萬人而冠之則驚擾甚矣故
前所謂止度人而禁修寺觀者漸而毆之之術也緇
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
農夫食之女不知蠶而織婦衣之其害一也男則曠
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淫濫其害二也幼不為黃長
不為丁坐逃繇役弗給公上其害三也俗不患貧而
患不施不患惡而患不齋民財以殫國用以耗其害
四也誘人子弟以披以削親老莫養家貧莫救其害

五也不易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藪跨據畧盡其害
六也營繕之功歲月弗已驅我貧民奪我農時其害
七也材木瓦石兼收並采市價騰踊民無室廬其害
八也門堂之飭器用之華刻畫丹漆未作以熾其害
九也惰農之子避吏之猾以備以役所至如歸其害
十也果去之則男可使耕而農夫不輟食矣女可使
蠶而織婦不輟衣矣其利一也男則有室女則有家
和氣以臻風俗以正其利二也戶有增口籍有增丁
繇役乃均民力不困其利三也財無所施食無所齋
民有羨餘國以充實其利四也父保其子兄保其弟
寇馬帶馬沒齒弗去其利五也田土之直有助經費

山澤之富一歸衡虞其利六也營繕之勞悉已禁止
不驅貧民不奪農時其利七也良材密石亦既亡用
民得築蓋官得繕完其利八也淫巧之工無所措手
棄末反本盡緣南晦其利九也宮殿寺壞不備不役
惰者猾者靡所逋逃其利十也去十害而取十利民
人樂業國家富強萬世之策也何憚而不為哉將以
存而勿論乎則董仲舒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將以為民祈福乎
則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皆賢人之至論先聖
之法言也少留神明孰謂然焉

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謂農常糶而
末常糶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
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糶也末
不常糶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歛時多
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
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
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
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
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
售矣故曰歛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

既不盈實審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未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馬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糶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以農所以困窮而未所以無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糶之法

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季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糶始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糶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糶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糶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糶不數千萬其餘畢入於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於饑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

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歲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聚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或為或難焉名曰裁價實則責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富國策第七

水旱之憂聖王所不免堯湯之事賢愚嘗共聞也故君人者務多蓄積以為之備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皆計國用之餘隨便蓄積以須乏困故時可灾物可天苗可稿地可赤而人不可飢也自井田法壞軍國務煩政取一切或未猶遠兵有儲邊有備則國之幸矣吏之能矣元元之民自為之而已矣夫民之無知靡衣媮食豐歲粒米狼戾有不愛也食之亡節用之亡度或委於糞土或腐於甕甌或以飫狗馬或以肥雞鷩計口論費幾何而不倍

莠也及其凶年則家不素蓄人不豫備室如罄矣突不黔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於是強者為盜賊弱者轉而死溝壑父母妻子不能相保此禍亂之階善為國者所宜留意也嚮者天地嘗有災矣百姓嘗有飢矣使以安撫為號者擁節而宵征吏以勸誘為辭者弗絕於耳或出御府之金或下鬻爵之令君心勤止不翅慈母然而穀生有時不可以坐而待也儲峙有數不可以從天降也求之甚至得之幾希以此振民不亦難矣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之為愈也蓋豐年損其有餘儉年救其不足事至纖采心功垂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

飢饉唐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歛利入之事深足可嘉今宜於天下縣治各建倉稟踵唐之制以義為名然唐之用心固善矣歛散之法則未盡得宜彼計民稼種以晦稅之及無田者亦各有差則能入粟之人非窮民也至凶年則入粟之家或自有貯備不也則救於是窮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有喪而無得矣以異於厚歛乎今莫若以農末之民各分戶等每於秋成以次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戶之乏食者準數給還其上戶則轉以給窮民書其轉給之數積以歲年數登若干者拜以爵級以寵異之則富人樂輸窮民受

賜矣與夫臨事而驚爵無粟而虛求不可同日而語也

富國策第八

昔在神農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以有易無然輕重之數無所主宰故後世聖人造幣以權之其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但珠玉金銀其價重大不適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根周苗漢蔓于隋唐或因或革模法亡常獨開元之號最得中制相承遂至于今斯固先史商之久矣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物重則用或闕物輕則貨或滯一重一輕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國

計論之莫若多乏之為貴何者用有常數不可裁減故也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餘見夫泉流布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餘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却損其故何也錢非溫也不可衣而弊之也非脆也不可食而盡之也然而安在哉是有姦人銷之也姦人所以得銷者以惡錢容於市銅像銅器容於寺觀也竊觀人間或銷法錢殺雜他巧以為惡錢其作必於重湖大江窮山深谷風濤所阻猛獸所在人不得見吏不得呵是法令無由而勝也銷一法錢或鑄四五市

人易之猶以二三則常倍息矣民既蓄惡錢不可使
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國失法錢而
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為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又
緇黃之家競禮銅像易模變巧動必滿堂饒鉦鐘磬
之器所在雷震謂取於官則有害治鑄其私則以錢
為之耳新故渾殺公私莫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
用之廣矣利數倍矣故橐焉而焰鍛焉而聲者往往
而是披縶而行衷甲而商者不絕於道緩則恣所為
急則鬪而死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像則日新器則
日長其所以銷者寧有紀極此錢所以益少也今欲絕
盜鑄莫若去惡錢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欲辨銅像

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何謂絕盜鑄莫
若去惡錢夫盜鑄之人散在幽遠卒以法繩之則吏
必苛察獄必冤濫閭里之間將不安居焉苟有利矣
雖死而必求苟無用矣雖縱之弗為惡錢去則盜鑄
者無用無用則盜鑄自絕矣故曰絕盜鑄莫若去惡
錢也何謂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今人間既多惡錢
一旦急之則莫敢出莫敢出則是銷法錢之銅而積
之無用之地國既去實民且傷財固莫若下令收惡
錢而銷之除其殺雜償以銅價示之期日要之重典
民既畏法而喜於得直將畢入於官官挾其銅因以
資冶鑄則法錢益增惡錢盡去矣故曰去惡錢非急

誅之謂也何謂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
得復用也今寺觀櫛比像器之設遽數不終必詰之
曰作之新乎因之故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則是增
吏員不足以按廣獄之私不足以繫令愈急而姦愈生
非術之善也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則銅積足以
資冶鑄工巧無所措其手銷錢之弊不禁而止故曰
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至於
蠻夷之國舟車所通竊我泉貨不可不察古之人曰
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操柄也
果慎斯術則操柄無失而群下服從有國之急務也

富國策第九

縣官食租衣稅古之道也自漢而下兵益興經費益
不足日生他名猶罔克濟勢不可已非上失也山澤
之富天地所以養人若鬻鹽之利博矣故東郭咸陽
致生累千金吳王濞官埒天子孝武因置鹽鐵官是
特國用饒給而民不共賦未必不由此也朝家酌古
鹽法有因有革或引之池或汲之井或熬之海一出
公上人不能私此其囚者也東南列郡官自斥賣舟
運銜尾倉儲如坻商旅之行斂手無措此其革者也
然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未不弊者蓋作法之時上
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姦謀未生始以是善
也余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解弛人或慣習而姦謀

日生末以是弊也官初糶鹽時操其贏甚厚而郡國鹽積常不足於糶人之郡國昔之郡國也戶口蕃息則倍蓰矣而糶益少鹽益滯者何也是姦謀入焉耳彼鹽之來遠者逾一湖歲於波月於風焉近者亦百數十里維堤堰宿世豢焉軍之窮吏之狡者家於是食於是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固其常也既輦而倉則舉掌之人一人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無慮公鹽常失其半而半它物焉民之食鹽既多私賣者矣而公鹽之出不可賒貫故坐肆占賣者郡總數十以數萬家之食仰數十人之鹽一銖一兩不可與官為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小其權量增以糞

土常不啻以倍價取半鹽矣公鹽貴而汗私鹽賤而潔山澤之阯城邑之豪競食之而竊販者亦交馳焉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糞土利輸於姦而官之糶益少鹽益滯矣今非緩也法非輕也利之所誘雖日刑人號痛之聲動乎天地弗能禁也故今日之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也何謂商通則公利不減夫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有墮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鬻鹽而糶與商人使自行之既權其息因取關市之稅而費省焉是公利不減也何謂商通則鹽無滯夫商人衆而務售則鹽不殺雜所至之地又以貴于市人則列肆多得

斥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殺雜昔啖糞土者今皆食鹽昔烹竊販者今皆公行鹽之用益廣是以無滯也公利不減而鹽無滯財用以足刑罰以清治世之懿也或曰官鬻鹽而糶與商人有息焉有稅焉息寡而稅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稅厚則商不來何如曰不若寡薄之為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南和糶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為不多矣今糶鹽與商以米摧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少也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通變之時不可忽也

富國策第十

或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今茲有說乎曰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有國者從而寵之利一孔矣而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每歲之春芽者既掇焙者既出則吏呼而四員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闇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販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泉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

吏自斥賣課不甚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
倍矣來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味美也塗
有其險法有其重而人爭販之者利厚也巡按之使
逐捕之卒日馳於野黥額之吏鞭背之人日滿於庭
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財不可阜勢之
所運末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
勿賣買聽其自為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
校彼殊塗一致且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所擇精則
價之必售價之售則商人衆商人衆則入稅多矣又
昔之所以披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
通商則當安行夷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況不滯

本泉不煩威獄利國便人莫善於此或曰子謂通茶
鹽之商其如逐末何曰昔之未通商也文峻而網密
富厚重慎之子罔游其間故蚩蚩細民以身易財者
入焉若法通商則大賈蓄家射時而趨細民何利焉
非逐末之路也於戲鹽始於漢茶始於唐取以濟時
事非師古異日邦財饒衍王道寔昌棄之於民不勝
大願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強兵策十首

強兵策第一

兵之作尚矣黃帝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國之於
兵猶鷹隼之於羽翼虎豹之於爪牙也羽翼不動鷲
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銳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
強聖人不能以制褐夫矣所謂強兵者非曰日尋干
戈暴骨萬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橫行天下也必有仁
義存焉耳仁義之說何如曰歷觀世俗之論兵者多
得其一體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
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愚以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
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故君者純於本者也
將者駁於末者也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
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將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嚴也
乃知君則專用道德將則智信仁勇嚴並用之矣昔
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敢遠引請以漢事明之韓
信言於漢王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
姓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
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秦人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
項王失仁義而漢王得之之謂也及信為將以水壘

乍渡而虜魏王背水陣立赤幟而破成安君成安君
不聽廣武君策以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故身死泚
水上此成安君失詐力而韓信得之之驗也然為將
者多知詐力而為君者或不遇仁義故雖百戰百勝
而國愈不安敵愈不服也所謂仁義者亦非朝肆放
肆行賞姑息於人之謂也賢者與愚者廢善者勸惡
者懲賦斂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
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貧其民而我富之彼
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
若赤子之號父母將匍匐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
誰與守也雖有堅甲利兵誰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矣若彼貧其民我亦貧之彼勞其民我亦勞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鳩糞待渴者以附子呼飢人彼寧無聊必死而已孰為來哉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為將孟賁為卒飛兔為騎太阿為兵未易可圖也而况吾民不附自生它變亦不可不慎也國家積德絜仁為之百年矣黎民懷惠且歌舞矣不幸戎心怙亂阻我王命師興三歲未獲振凱雖天衷勤恤而軍事惟煩或以財賦或以力征元元無知煩或愁怨而西方充甚矣伏惟發德音為天下慮內以紓吾民外以誘來者則邊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強兵策第二

或曰天下之事宜何慮哉曰以天下為一身則諸夏腹心也夷狄手足也腹心安寧氣和而神王則手足之疾非吾禍也若腹心不寧後其氣而疲其神以專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故用兵之法必脩諸內而後行諸外彼戎狄豺狼罔知禮義強則犯上弱則離散執而誅之用力非少舍而弗問時復侵軼顧權制之何如耳故當今之慮若興屯田之利以積穀於邊外足兵食內免饋運民以息肩國以省費既安既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追以逸待勞以老其師此策之上也若宿兵於外仰給於內前不敢進

後不敢退雖曰無功幸免於敗千里饋糧二十致一材木敝於車輦牛馬死於牽徬男女困饑室家空虛行之數年敵承其弊以策之中也若帥師深入盭畝糧而隨少人則攻戰不足多人則饋饟不繼道險而有伏勢孤而亡援與無知之俗爭一旦之命萬一蹉跌禍在不測此策之下也今將出上策則何如曰屯田之利建議者多矣而執事未之從者其以地少可耕之田乎軍無可耕之人乎今之郡國民既庶矣誠少曠土可以耕也今之禁衛卒素驕矣誠無勤者可以耕也然而可耕之田安取之哉曰邊郡之民有困者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內地授以生業使之

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隸于屯官則不患無田矣然而可耕之人安取之哉曰邊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別置屯軍凡天下廂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願從者合而籍之以隸于屯官則不患無人矣田既入人既聚然後辨其夫晦列之廬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穡明立勸課時加督察勤則有賞惰則有刑然而農功集矣既又為之什伍立其長帥賦以兵器與其甲冑乘其閑暇習之戰鬪是謂因內政以寄軍令也然而武事興矣食既足兵既練禁旅未動而屯軍固已銳矣以紅衛之積濟虎貔之師利則進戰否則堅守國不知耗民不知勞而邊將高枕矣彼其不忠不孝愚弄

其民於矢石間而我以餘力馭之亡有日矣或曰屯田固便矣徙民內地不亦擾乎抑其授以生業於國用何如哉曰民得去兵寇輕賦役而就善地若水之於下魚之於淵也今募其徙是順民之政也漢武帝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餘萬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當是之時弗聞其擾也且以輦運之費為徙民之生業不亦多乎輦運則連年不息民業則一與之而已矣暫勞永逸其此之謂乎然則民樂內徙而邊郡虛如之何曰嚮者民多而兵少故鬪者寡而驚者衆如使民少而兵多則鬪者衆而民有賴矣以兵易民何虛之有哉在漢趙充國在唐婁

師德皆以屯田利蓋西土威震羗胡茲薦紳先生之所常言也惟熟圖之

強兵策第三

或曰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胡能給之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止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姑以下農夫為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巖廊之上可無西

顧之憂也然則屯田之利可施於天下乎曰今天下
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產未嘗絕書或為豪黨占佃
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
官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為
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講事男耕
而後食女蠶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
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矣其所輸粟
又多於民而亡養士之費積之倉而已矣此足食足
兵之良筭也或曰議者多稱鄉軍何如曰周禮小司
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為伍閭為兩
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此先王之法也管子

作寓令之政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
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
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故能外攘戎狄內
尊天子以安諸夏也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
矣人之愛親戚重財物蓋天性也寇賊之來將殺我
丁強虜我老弱蹂躪我田宅掠取我金帛則凡噍類
皆有鬪心矣君人者因民心而利道之既訓練之又
將領之則其守戰至死非賞罰使之然也竊觀近世
鄉無軍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
袒裼之軀投餌於虎口賊去信宿則吏卒至吏卒至
而亡所獲益為勞弊矣雖然豈唯野而已哉不曰郡

乎曰縣乎自非方鎮多無備豫客軍百十僅如逆旅
幸而治平矣萬一有狂夫大呼則奚以待之故鄉軍
之名不可不察也近者亦籍戶而為之矣萬家五百
亦已多矣然恐將吏未得人訓習未得理何者統帥
則縣令也縣令豈皆賢偏裨則戶民也戶民豈皆善
撫御或失變故亡常此謂將吏未得人也令之所教
姑令習射曾不知坐作進退之節心背左右之宜耳
不辨金鼓目不別旌旗一旦用之敲市人耳此謂訓
習未得理也如欲將吏得人莫若精擇縣令勿拘官
序一以材能縣令得人則偏裨之選亦得人矣然後
明戰陣之法以授之則訓習得理矣如此則鄉軍日

強也屯軍以征戎鄉軍以守備郡國之勢皆王之藩
屏也

強兵策第四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
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
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
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子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
意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
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
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
是國無顏冉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

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冶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筭路籃縷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太伯斷髮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軟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遷漢王於蜀分裂天下號稱為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齊地長驅關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校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然以今日之士言之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米往電駭雙帶兩鞭左右馳射此非

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蒼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度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論也江海之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入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去平地而即險阻出中國而入瘴癘狡穴未堙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筭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載使置軍屯田隨便興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

短從彼所長則運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

強兵策第五

兵矢者軍之神靈也甲冑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奮劍則千人披靡孟賁袒裼則童子關弓能殺之矣然兵不利不若無兵之愈也無兵則慎所擊而遠於敗矣甲不堅不若無甲之愈也無甲則知所避而免於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堅而假之以求勝恃之以求生則誤大事取大禍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為器之法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凡器皆然况於兵乎故其為弓也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

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六材之全然後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水析澗春被弦其為矢也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砥其豐殺之節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凡相竒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䟽同䟽欲臬其為戈受戟矛之秘也攻國欲短守國欲長置而搖之以砥其蝟蝟諸牆以砥其撓之均橫而搖之以砥其勁其為甲也砥其鑽空欲其密砥其裏欲其易砥其朕欲其直橐之欲其約舉而砥之欲其豐衣之欲其無斷是先王之為兵甲必及其時必美其材

工則必良事則必試如此其至也惟今郡國之貢兵器果何如哉聚工而作卒歲後已未嘗試也連輿而出方舟而上無不受也簡閱不明則精粗不別精粗不別則制作必濫制作濫則工不必巧材不必美况天時乎况地氣乎加以師興之際卒然求取斬木以為努伐竹以為箭或取非其時或產非其地備數而止行濫固多暴之日則焦濡之雨則朽以之應敵不知其可知新甲之制出於一切次紙為札索麻為縷費則省矣久將奈何凡此之類皆有識之所聞見也至於郡國兵庫或久不啓戰守之具未嘗脩飭事至而慮亦非智者所能也愚以為天下造兵宜專命守

臣以蒞之總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選必難其人而進其食以優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價以來之取之有地來之有時為之有法日省之月試之善至多則賞惡雖少而刑上下檢察用為急務其舊兵革勿絕繕完以備豫為政則龍淵太阿不獨稱於古而蠻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強兵策第六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於王業亦艱難矣安不忘危其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成人以威柄以天下之命屬之於一臣哉蓋任賢之道不得不然也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使駕以輜車驟以蹇驢役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不傾覆矣况乎致遠乎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若使繫之以線縷養之於園囿藩籬之類啁啾其側未必不憂死矣况乎冲天哉用兵之法一歩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

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跡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無忠邪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必也授以節度使之遵行邪則王人之微者自足為之矣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耶則小臣胡為而可信也彼誠不忠耶則不知有君矣何憚於一小臣哉昔

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鼎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籍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說弗忍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為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豨內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嚮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聞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疇敢不順苟為疑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於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未易可成也

強兵策第七

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久上下親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雖賢矣雖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安能有以為哉馬之馳矣而

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乳
雖繼以毛嬙弗能育也昔燕以騎劫代樂毅遂有即
墨之敗七十餘城盡反於齊趙以馬服子代廉頗遂
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阬於秦功或不可早建事
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察也竊觀今之易將誠以
敗衄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不賢未可責其勝
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適所以召敵也賢而
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儆之也使彼勝而驕我敗
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以求洒耻
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瀾火之有焚死
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吳子謂魏武侯

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
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
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則一人投命
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
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於嶠而秦伯
復其位方有樊舟之報荀林父敗於邲而晉侯赦其
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錄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
是雖有過人之畧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
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閑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
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苟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
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久責之不甚重人或苟且

將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
群情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大羊乘
之禍亦不可測也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
遽賞賊平之後則茅土存焉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
則鈇鉞存焉困獸猶聞况大將乎是則耻不足洒而
賊不足平也

強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
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
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夫爵者
所以貴也祿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也仁

非伯夷叔齊廉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
者竭慮勇者盡力辯者以說文者以檄不敢家其家
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威於矢石之間日
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飢不暇食孳孳焉從於
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發中不待
勸沮而決所去就者茲蓋非常之士豈可以衆人望
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至矣其為失者賞之太速而
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
使之矣舉億萬之衆贏千里之糧足未履於山川手
未煩於枹鼓虜獲未盈車斬首未數級而幕府以獻
捷矣朝廷已議功矣爵等有數而敵人無數賜物有

盡而賊衆無盡故天討未行而策命極矣尺地未收而府庫殫矣身既已貴家既已富子女玉帛所欲者陳於前矣兄弟親戚所愛者受其賜矣體習宴安志在驕佚勝則無以加敗則失其舊畫地之足世所戒也是賞典雖在安能復使之哉其間亦有矜功跋扈以求姑息國家之弊多或由之唐季五代可覆而視也此無他賞之太速而浮於功之咎也故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古者師還飲至策勲事成而賞誰云晚邪抑又聞之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無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無功而賞則賞不足以勸有功如使偏師受位私昵受賜則何以待功德之

臣哉位雖高與偏裨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慎於賞爵則師可使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強兵策第九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興上功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樞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已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攻其短適時

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壞法剛毅則謂之不遜僂儻則謂之不檢輕財則謂之不儉為生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問其二觀諸外不察諸內以帷幄之談而校之老生之議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選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胡人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謂燕易王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

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哉故知善不必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時一不可廢也小才之於大用是匹雛不能以舉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是堯舜不能以牧羊也故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絕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也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

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牽於世俗之論而盡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而聲不降席而橫行乎四夷矣

強兵策第十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道者鮮矣將莫不讀兵法而適變者鮮矣世一賢士猶為踵武國一賢將猶為比有其故何也性生於內而學成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湍者決之也而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流潤澤刃之芒者礪之也而

盡南山之石不能以利鉞刀本之弗善未無及也然值承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為善當有事之際學孫吳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夫兵者詭道有形或不可視有聲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既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亦難乎苟非有高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循環一步百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漢之時諸將多矣唯韓信起於饑隸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學者乎蓋其用之非衆人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

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乃
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
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
文也而卒以勝者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
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
口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此反
前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
而後存也反其顯而用其微人以為拙已以為工智
者不能與其謀巧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
學矣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而求以勝彼亦已
疏矣昔趙奢之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
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
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為
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
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
乃知有將才者必習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况
以言取人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地固明王所
宜留意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七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